

实践科学观：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野

祝青山¹，肖玲²

(1.浙江万里学院 社会科学部，浙江 宁波 315100；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科学观问题可谓是科学哲学领域最为基本、最为棘手的问题。当今世界，科学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关于科学观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倾向。基于此，文章在分析后SSK学派科学观欠缺的基础上，探讨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的理论旨趣，从而表明了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科学观问题研究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课题，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着力点。

关键词：后SSK学派；科学观；实践科学观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9)01-0081-05

当今世界，科学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科学观问题可谓是科学哲学领域最为基本、最为棘手的问题，且目前学界关于科学观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倾向。而马克思一生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当然，由于时代关系，马克思尤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最底层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和自由问题，并且明确主张“一门科学”，实践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基本思想。

一、科学观的实践取向

统观科学观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家越来越关注“实际的科学”而不是实际科学的逻辑替代品。这里所说的“实际的科学”是指“拥有在实际科学共同体中运作的实际认识能力的实际科学家，在实际的历史时刻发展和检验关于实际世界的实际模式”。^[1]尤其是当今隶属后SSK理论的“行动者网络”纲领、“实践冲撞”理论，其科学实践倾向极其明显。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后，约翰·齐曼提出了“科学知识是自反性的”思想。他认为：科学知识虽然具有显著的认识特征，但对科学本质特征的揭示只能从具体的“生产环境”、从独特的人类环境来分析，“科学并非是比其他所有理解事物方式优越的惟一有特权的方式，其基础也不比其他人类认知模式的基础坚实深厚。人们总是期望着能够根据一种普遍的‘元叙事’来推断每一个有关世界的有意义问题的答案，然而科学知识并不是这样一种元叙事。科学知识不是客观的而是自反性的：求知者与未知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知识中最基本的元素。同其他的人类产品一样，科学知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渗透着社会利益。”^[2]约瑟夫·劳斯也提出“科学知识是一种在世的互动模式”。他强调“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3](1)}“知识不仅仅是一种表象（如一个文本、一种思想或一张图表）而是一种在世的互动模式”，^{[3](2)}“我们不是以主体的表象方式来认识世界的，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从表象转向操作，从所致转向能知，并不否认科学有助于揭示周围世界这一种常识性观点”，^{[3](24)}“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诊所、田野等）中如何活动”，^{[3](77)}“独立于理论的实验考虑和实验能力在科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实验和理论辩证地相互影响。”^{[3](129)}可见，约翰·齐曼和约瑟夫·劳斯都强调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强调应将科学视为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

可见，当今科学观的实践走向特征越来越明显：人们对科学本质的探讨越来越关注科学实践的

收稿日期：2008-04-25

第一作者简介：祝青山（1965-），男，河南民权人，浙江万里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博士。

具体过程,“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代替了“作为知识的科学”。

二、后 SSK 学派科学观的缺憾

所谓后 SSK 学派,是指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通过对以布鲁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即 SSK) 学派关于“科学知识是社会的建构”思想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学术派别。“后 SSK 研究中,较为成熟的有三个学派,常人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冲撞’理论”,由于“常人方法论”学派在后 SSK 研究中引起的反响不大,^[4]故而笔者在此不做探讨。笔者仅就后 SSK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实践冲撞理论”做些探讨。

行动者网络(ANT)就是异质行动者建立网络、发展网络以解决特定问题的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ANT 的代表人物当属法国学者拉图尔。ANT 认为,不了解获得知识的过程,也就不可能定义什么是知识。既然知识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或实践的过程,那么,要真正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我们就必须而且只能从当事者当下的活动出发,我们就必须去跟随行动中的科学家、去追踪一个陈述的构造历史过程、去跟踪科学活动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与关系网。行动者既包括人,也包括物,凡是参与到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是行动者,其中以科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为核心。行动者存在于实践和关系之中,异质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表示不同的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ANT 的基本原则是广义相对性原则:消除“强纲领”的缺陷,力图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作用。众所周知,吉尔曼和沙利通过长达 21 年的合作和竞争,从几十万头猪和羊的下丘脑中发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等下丘脑—垂体激素并测定其化学结构,被认为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生理学—医学进展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拉图尔通过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尔曼实验室的“田野调查”,认为科学知识是在行动者网络中形成的,它不仅取决于社会实体的影响,而且取决于自然实体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实体和自然客体之间的相互控制和协调。换句话说,行动者网络通过把科学知识的“制造场地”与其背后的广泛社会文化关系串联起来,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之间的分野。自然和社会在科学和技术实践中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实践是一个场所,在那里自然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空间不断地建起、改建或重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科学、自然和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理论陈述上,而是诉诸了经验的解说,研究实践中的科学,追踪科学陈述在不断使用中的转变过程,从而表明知识随一个行动者网络而出现、扩展和加强。社会结构也不再是型塑科学家的原因,而是在一个论争场中冲突关联的结果。^[5]

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学者们业已指出:在 ANT 看来,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实在与现象这些区分都是不存在的,它们都是网络中的元素,在网络中相互运动,彼此共生;^[5] 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过程,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必须以科学知识生产者的当下活动为出发点。可见 ANT 既不主张用单纯的自然因素来解释科学,也不主张用单纯的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科学研究是在研究者、自然、社会所形成的复杂的网络中进行的,对科学本质属性的把握,必须关注现实的科学实践。但是,由于在 ANT 中,主要强调的是科学事实的产生和转化,从而消解了科学的理性、逻辑特征,对科学理论何以具有统一性、何以具有预见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关注也不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基于科学实践的科学的超验性;此外,他们虽然注意到了科学实践中物质力量的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最终将这些物质力量消解在“科学同盟”形成的非科学因素之中了:科学知识要被接纳,必须形成其强大的科学同盟,如果实验结果能支持一个的理论、原有理论能够为这个理论提供支持、更多的研究者赞同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就被称为是科学的。

所谓“实践冲撞理论”,简单说来就是认为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操作活动。“实践冲撞理论”的典型代表当属皮克林。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皮克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逐渐从社会建构主义的阵营中脱身,他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充其量具有半操作的特征,强纲领的社会建构主义未能重视和强调物质力量的重要性,所以,皮克林在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入了实践的维

度,从而使科学观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皮克林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作为实践存在的。在实践中,知识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是在机器操作与概念操作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建造起来的。“物质世界与表征世界的联合,支撑起特定的事实和理论,并且给与这种事实和理论以精致的形式。”^{[6](217)}理论正是在也只有不断的实践的冲撞下得到发展和完善。这样,皮克林就从理论优位和表征性的科学观中脱身,转而关注科学实践,以理解仪器、模型、实验和科学中等干预性程序的作用,认为科学实践揭示的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使科学中实验实践的首要地位得到肯定。所以,有学者指出:“皮克林所寻求的对科学活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瓦解了人类主义者与反人类主义者之间的截然分明的界限,进而转向人类主义者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它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6](9)}

然而,“科学是操作性”的思想,虽然注重了对科学实践的认识论分析,强调了科学实践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并行与交织”,^{[6](17)}揭示出“实证知识是汇聚了科学文化在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层面的开放式终结性扩展”,表明了“科学知识的特定内容总是迅速地同特定的精致地形成了的机器领域和规训领域联系在一起”,^{[6](167)}“科学处在冲撞之中”。^{[6](168)}但是,由于其强调科学实践中物质力量的不可预先规定和完全人为控制,从而认为科学实践规则或方法程序不可预先规定,而是在人的力量与物的力量的冲撞中不断重塑自身。这就可能因过分强调操作的冲撞、重视科学实践中对“物质力量”的捕获而限制科学实践中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可能会走向“感性直观的片面性”。事实上,科学发展的许多案例表明:在科学实践中,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尤其是在当代科学实践中。如在现代科学实践中,人们已拒绝把可观察性作为确定什么是“科学的”支配规则,典型案例之一就是面对观察自由夸克的失败,理论物理学家不是牺牲极为成功的夸克理论,而是诉诸“颜色”特性(量子数)来说明夸克为什么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的。^[7]

三、科学观研究的新的理论视角: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科学观问题研究

既有关于科学本质特征理论的缺憾使得基于马克思实践范畴基本思想探讨科学观问题成为可能。马克思理论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实践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石。诚然,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内涵十分丰富。但是,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实践概念是一个生存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存在论(本体论)的或认识论的概念。马克思的实践关注的不再是外部世界的“已成存在”,而是对人的生存来说“应当”的“可能”的存在,因而它强调的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已成存在”的理解和解释,而是改造,以便使外部世界成为对人的生存有意义的存在。下面回答为什么选取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作为研究科学观的指导思想。

其一,对于自然科学,马克思不仅主张科学不仅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且主张“一门科学”。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稍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中,又将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查,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在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既看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二者的相互区别,但更主张自然史

与社会史是相互制约的,即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只不过马克思这里的“相互制约”是以“只要有人的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而人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别的,人就是实践(马克思有时候称之为“工业”)本身。正因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实践不仅引起了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而且也引起了自然科学的哲学化或哲学的自然科学化。如果没有实践的“中介”作用,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就只能是僵死的。可见,在马克思这里,不仅发现了实践对于自然的作用,也发现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统一性。因此,在当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合理性与合法性、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社会建构主义与后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观点不断交锋的情况下,关注马克思基于人们的实践关于科学的基本思想,就显得十分重要。

其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讲道:“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含义是什么呢?对此,在相隔不久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可见,马克思所讲的“感性”指的是人的感性活动,即人的社会实践,而不是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感觉、自然存在。因此,马克思强调“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其本质意蕴是说人的实践的发生发展、实践的需要才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然科学。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8]

其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并且他们还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同人们的物质交往,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所以,基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来理解科学,有助于我们把握科学的本质属性。

其四,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可能是我们解决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争论的方向。细究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实在论者不能合理地理解与把握观察与理论、经验与解释、事实与观念之间的双向反馈式运动,忽略了对科学作为一项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的追求;反科学实在论者把理论的任务理解为对现象的拯救,而没有对现象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做出恰当的回答。而马克思则以实践为基点,直接面对人的创造性活动,把人的创造性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生活世界,从生存论的角度来分析、探讨科学的本体对象、科学的认识过程以及科学的价值问题,合理地解释了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以及价值观问题,指出了实践是主客体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它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主观观念转化为客观存在,从而合理解决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实践与认识、科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等关系问题。

事实上,当今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发展趋向,也昭示了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可能有助于解决二者之间的争论。如当今科学实在论突出了“语境原则”的方法论地位。“语境原则”的一个本质之点,就是强调了在语境分析的基底上进行科学理性的说明和解释。正是由于“语境规则”这种功能,许多科学实在论者认识到“只有语境是获得这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获得逻辑、语义及语用分析的统一,获得经验、理性与行为的统一的基础。”^[9]反科学实在论者也改进了传统反科学实在论者彻底否认真理存在的偏激观点,认为通过观察和思考可以得到关于外部世界

的真实知识,如 B.C.范·弗拉森强调“建构经验论”,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获得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活动。人能通过有意识的观察和实验令自然界“招供”,也就是能得到自然界的有关信息,而社会化的思维则能将既有信息加以选择、整理、概括、抽象而构建出科学理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科学理论既是经验性的,又是建构性的。“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理。”^[10]

可见,当今无论是科学实在论者还是反科学实在论者,都肯定了科学实践活动中“人的在场”,都力争将科学的“实践语境”与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语境”放在一起思考,在这个基础上去重新认识科学说明本身的形式、功能、意义和说服力。而马克思强调科学实践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探索和改造的社会物质性活动,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人的意识活动的。因此基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有助于解决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之间的争论。

基于以上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科学观研究具有实践转向,另一方面,纵然当今学界各流派理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而马克思对实践的强调,从认识论上说,不是为了占有“全部真理”,而是旨在突破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谱系,认为实践只能是理解性的实践,理解只能是世界实践性的理解,以立足于从人的活动来理解存在。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它要求抛弃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二分式的思维方式,体现了自然、人、社会的有机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用基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基本思想来研究科学观,应该是突破科学观研究“瓶颈”、深化对科学认识的适当选择!

参考文献

- [1] 赵万里. 科学的社会建构[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103.
- [2] 约翰·齐曼. 真科学[M]. 曾国屏, 译.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2: 394.
- [3] 约瑟夫·劳斯. 知识与权力[M]. 盛晓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 安德鲁·皮克林. 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 柯文, 伊梅,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8.
- [5] 郭俊立.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评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2): 104-108.
- [6] 安德鲁·皮克林. 实践的冲撞[M]. 邢冬梅,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7] 夏佩尔. 理由与求知[M]. 褚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235.
- [8] 马克思, 恩格斯. 费尔巴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20.
- [9] 郭贵春. 科学实在论的语境重建[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2(5): 9-14.
- [10] B.C.范·弗拉森. 科学的形象[M]. 郑祥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5.

View of Praxis-based Science: A New Perspective on Marxism Studies

ZHU Qing-shan¹, XIAO Ling²

(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science-minded view has been the core of the scientific philosophy. On one hand, science is the only option in solving realistic proble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rrent studies on science-minded view take on obvious practice-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above proposition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ficiencies of scientific outlook of the post-SSK schools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science of Marxism. It reveals that the science outlook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raxis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subject of the times, but serves as a new aspect to develop Marxism.

Key Words: post-SSK schools; scientific outlook; view of praxis-based science

(责任编辑 骆良钢)